

何罪而爲此輩代償

張魏公

張魏公守金陵日嘗詣學有一士人投牒取視則爭博也公立判之士子爭財於學校教化不明太守罪也當職先罰俸半月牒學照規行教官太窘引去

魏公之意在感化青衿更不及爲廣文先生留此一隙自容地

王侍制

王侍制質出知蔡州州人歲時祠吳元濟廟質曰安有逆醜而廟食於民者毀之爲更立狄仁傑李愬像而祀之蔡人號雙廟云嘗權知荆南有媪訴其婦薄於養婦曰舅亡姑嫁既窮而歸且奉事無不謹質曰姑雖不良獨不顧若夫耶因取家人衣以衣媪又給以廩粟使歸養之皆感泣而去

曉人當如是

陳修

陳修起家爲穀城令，遷合浦太守，大著治聲，嘗以喪紀之法，遍書於鄉，使民知習，卒於官，合浦民懷其德，護喪歸葬，執紼行數千里，無一人言疲者，旣葬，哭奠而後去。

其得人之政可想。

周自强

周自强以文法推擇爲吏，泰定間，廣西洞獠反，自强往見獠酋，說以禍福，中其要害，獠酋立爲罷兵，貢方物，納款，請命，事聞於朝，特旨超授廣

西道宣慰司都事，轉饒州路經歷，遷婺州路義烏縣尹，周知民情，而性度寬厚，不爲刻深，民有以爭訟訴於庭者，一見則能知其曲直，然未遽加以刑責，必取經典中語，反覆開譬之，令其誦讀講解，若能悔悟首實，則原其罪，若迷謬怙惡不悛，然後繩之以法，不少貸，民畏且愛，獄訟頓息，民間田稅之籍多失實，以故差徭不平，自强出令履畝覈之，民不能欺，文簿井井可攷，於是賦役平均，貧富樂業，其聽訟決獄，物無遁情，黠

吏欲以片言欺惑之，不可得。由是政行化洽。

一小吏便能挺身說獍，禽其人之膽，畧可知。所以竟爲良令。

張戩

張戩舉進士第，攝蒲城令。蒲邑民悍不畏法，鬪訟寇盜倍他邑。戩悉寬條禁，有訟至庭，必以理教諭，使無犯法。間召父老，使之教督子弟，服學省過，作紀善簿，民有小善，悉以籍之。月吉以俸錢爲酒食，召邑之高年，聚於縣廨以勞之。使其

子孫侍，因勸以孝悌之道。不數月，邑人化之。戩爲襄，改知夏縣。縣素多訟，戩一如治蒲者，導以至誠，反覆教諭，民俗頓革。戩歷治六七邑，誠心愛人，而皆有術以濟之。力行不怠，所至皆有顯效。視民之不得其所，若已致之，極其智力，必濟而後已。

誠心愛人，而又有術以濟之，便是第一等治行。

呂陶

呂陶請銅梁令民龐氏姊妹三人冒隱幼弟田壯愬官不得直貧至傭奴於人及是又愬陶一問三人服罪弟泣拜願以田半作佛事以報陶曉之曰三姊皆汝同氣汝幼時適爲汝主之耳不然亦爲他人所欺與其捐半供佛曷若遺姊復爲兄弟顧不美乎弟拜聽命

三姊一弟以半歸姊亦情理之應然

陸襄

陸襄在鄱陽有彭李二家相忿屢告襄爲設飲

全論之酒罷同載而還人歌之曰陸君政無怨家鬪旣罷讐共車

欲使百姓無怨家方是在邦無怨在家無怨

戚倫

戚密學倫初筮仕知太和縣里俗險悍喜撰虛訟倫至以術漸磨先設巨械嚴固狴牢共箠挺絙索比他邑數倍民悚駭次作論民詩五十絕不事風雅皆風俗易曉之語俾之諷誦以申規

警立限日，諷誦半年，頑心不悛，一以苛法治之，果因此詩，獄訟大減，其詩有云：文契多欺，歲月深，便將疆界漸相侵，官中驗出虛兼實，柳練鞭笞痛不禁，大率類此。江南往往有本，每當歲時，與囚約曰：放汝暫歸，祀其先，櫛沐饑飢，民感其惠，皆及期而還，無敢違者。

先教誨，後刑罰，此政本也，妙在虛囑之，而民自聽其引掖，此政術也。

吳師禮

吳師禮知揚州天長縣，嘗言：近民無若爲邑政，貴德化，刑以輔之。條目易循，期會有信，使民不憚吏吏，不玩法，古人之治其幾矣，用是爲治，邑人便之。

條目易循，期會有信，卽此二語，便成義皇世界。

顧文昱

顧文昱知泰州，前守吳去疾，以州民好訟，告文昱，憮然曰：民有冤抑，守弗爲理，民將安訴，頃之。

訟者兩集，文昱乃自書榜聯，紙長數丈，誨諭諄切，民爭來觀，觀已，去不訟者十二，又俾訟者居譙門上，思三日，然後得訴，思不三日，去不訟者過半矣。乃擇吏醇謹者一人，置簿受訟詞，而勾稽其始末，民誠負寃，輒爲疏理，願悔自止者，聽不問，未兩月，民不復訟。

訟之興也，非盛氣，則聽唆，反覆思之，自應可省，此法真息訟第一義。

俞偉

閩俗生子多者，率不舉，貯水溺之，謂之洗兒。俞偉宰順昌，作戒殺子文，召諸鄉父老爲人信服者，列坐廡下，置醪醴，親酌之，出其文，使歸諭鄉人，無得殺子，數月間，活者千計，朝廷嘉之，立法推行一路。

召諸父老爲人所信服者，而使之遍諭，此是化導一法，若今日溺女之禁，正當法此。

張養浩

張養浩爲堂邑令，罷舊盜之朔望叅者，曰：故皆

良民既加以刑，而猶以盜目之，是絕其新之路也。衆盜感泣，互相戒毋負張公。有李虎常殺人，其黨暴戾，舊尹莫敢詰問。養浩盡寘諸法，民甚快之。

罷舊盜朔望之叅，固所以待良民。然令舊盜朔望之叅，亦可以懲蔽民，不可謂養浩之罷爲全得。惟舊尹莫敢問者，而盡寘諸法，則寬中之嚴，乃見高手。

何文淵

何文淵守溫州時，永嘉百姓朱良規、良亘兄弟爭財，訟於郡。文淵訊知其情，皆惑於婦言，乃屬其鄉之耆老，立兩人於庭下，以大義開諭之。因援筆判一詩於其狀後，有「祇緣花底鶯聲巧，致使天邊雁影分」之句。良規兄弟感泣伏謝，遂相敦睦。

此兄弟自是解事人，故化誨猶易。不然雖誦詩三百，頑悍自如。

張得中

張得中，永樂初，以茂才徵，後登進士，爲應天江寧令。京師赤縣，機務繁劇，前令率繩之以法，得中更以平恕，簿書期會，米鹽細數，必躬親之。民有犯法當流者，其母訴乞畱養，得中曰：「民頑犯法，固可罪也。母老失養，尤在所矜。寧失不經，以爲孝道，勸卒杖而遣之。」有隸於公所，貧困莫支者，卽弛其役，且遺之衣食。每丁夜而起，丙夜而息，未嘗樹赫赫之聲，而民安其政。以薦修永樂大典，得中性嗜書，自起家至歷官，無日不親筆。

硯

自是儒吏作用，起家至歷官，無日不親筆硯，乃大快事。然不知此公何以得此暇日。



臺灣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物
法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牧津卷之十三目

勤職

召信臣

杜詩

衛颯

崔寔

劉玄明

倉慈

始興王蕭憺

杜正獻公衍

韓琦 三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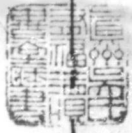
李允則 二見

魯有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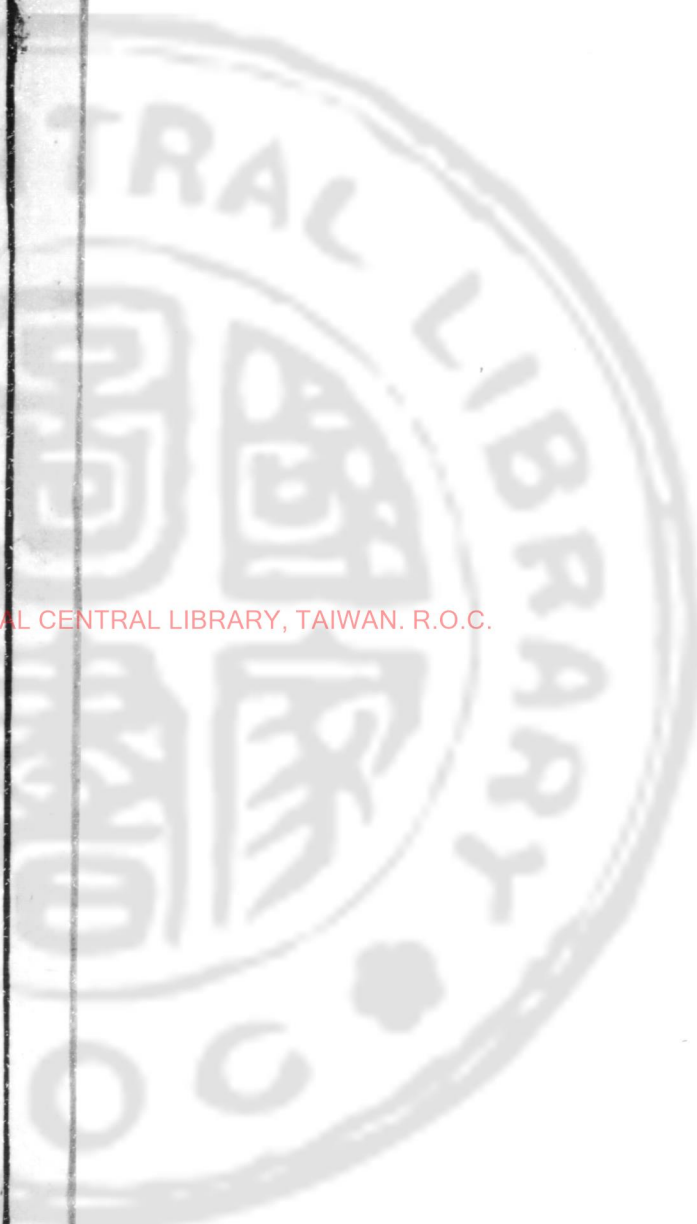
蔡君謨襄 二見

王安石

傅獻簡公



臺灣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張觀

孫覺

胡文恭公宿

李道傳

吳元扆

陳省華

張需

趙景緯

張汝明

陳貫

莫濛

周淙

許逃

王政

譚澄

貝恒

李湘

陳瓘

岳正

馬應祥

楊繼宗

陳克宅

崔恭敏

范理

徐九思

楊繼盛

牧津卷之十三

勤職

明山陰祁承燦輯

召信臣

召信臣以明經補穀陽長舉高第遷上蔡長其
 治視民如子所居見稱述超為零陵太守病歸
 復徵為諫大夫遷南陽太守其治如上蔡信臣
 為人勤力有方畧好為民興利務在富之躬耕
 勸農出入阡陌止舍離鄉亭稀有安居時行視
 郡中水泉開通溝瀆起水門提闕凡數十處以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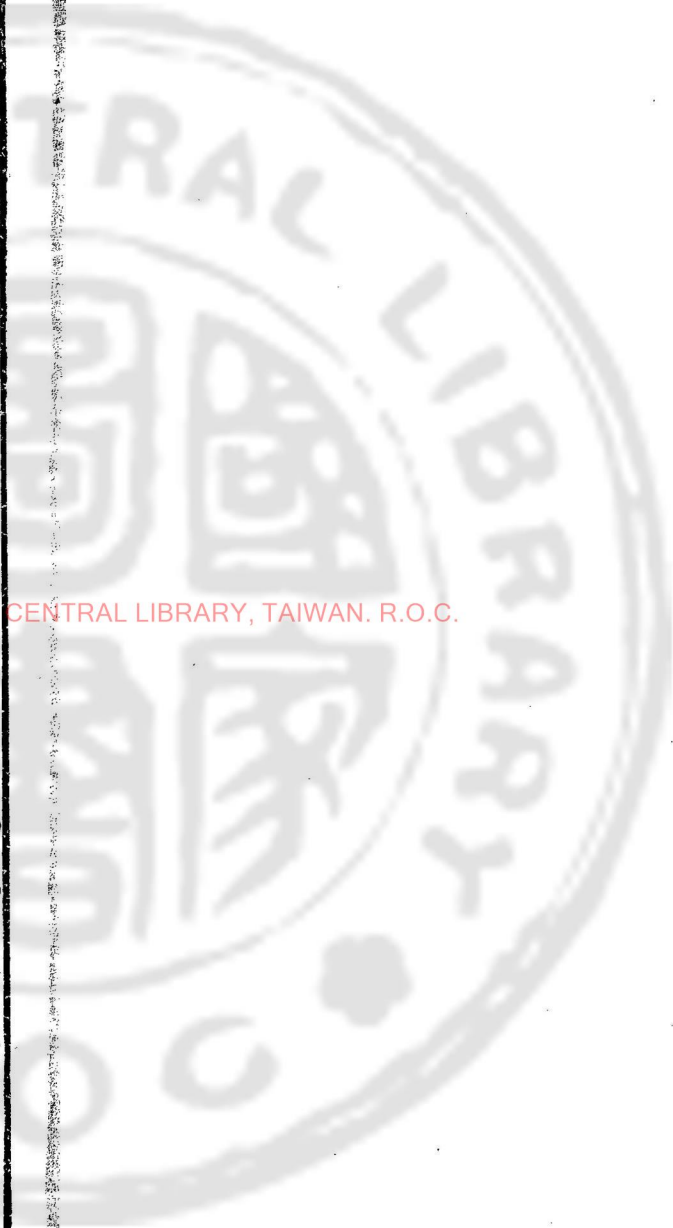
廣溉灌。歲歲增加。多至三萬頃。民得其利。蓄積有餘。信臣爲民作均水約束。刻石立於田畔。以防分爭。禁止嫁娶送終奢靡。務出於儉約。府縣吏家子弟好游散。不以田作爲事。輒斥罷之。甚者案其不法。以視好惡。其化大行。郡中莫不耕稼力田。百姓歸之。戶口增倍。盜賊獄訟衰止。吏民親愛。信臣號之曰召父。遷河南太守。治行常爲第一。復數增秩賜金。徵爲少府。列於九卿。奏請上林諸離遠宮館。希幸御者。勿復繕治。共張

又奏省樂府黃門倡優諸戲。及宮館兵弩什器。減過大半。大官園種冬生葱韭菜茹。覆以屋廡。晝夜難蘊火。待溫氣乃生。信臣以爲此皆不時之物。有傷於人。不宜以奉供養。及它非法食物。悉奏罷。省費歲數千萬。

惠民可以取足於一心。勤政必須躬親於庶務。惟信臣生平勤力而有方畧。故以興利則利興。以省費則費省。蓋有孚惠心與勞民勸相。政各有所用也。

杜詩

杜詩少有才能，任郡功曹，有公平稱。更始時，辟大司馬府。建武元年，歲中三遷爲侍御史。歷轉汝南都尉，所在稱治。七年，遷南陽太守，性節儉，而政治清平，以誅暴立威，善於計畧，省愛民役，造作水排，鑄爲農器，又修治陂池，廣拓土田，郡內比室殷足。時人方於召信臣，故南陽爲之語曰：前有召父，後有杜母。詩自以奉職無效，乃上書願退大郡，受小職。帝惜其能，遂不許。詩雅好



吏出徭及數家、百姓苦之、颯乃鑿山通道五百餘里、列亭傳、置郵驛、於是役省勞息、奸吏杜絕、流民稍還、漸成聚邑、使輸租賦、同之平民、又耒陽縣山鐵石、他郡民庶常依因聚會、私爲冶鑄、遂招來亡命、多致姦盜、颯乃上起鐵官、罷斥私鑄、歲所增入五百餘萬、颯理卹民事、居官如家、其所施政、莫不合於物宜、視事十年、郡內清理、一郡之中有以一邑累、一邑之中有以一事累、只如傳役之擾、山民漸致銷落、衛颯

開道置郵，而流民頓成聚邑，且得與平民一體輸租，則不特利民，而且以利國。有民社之寄者，可悠悠泛泛，以循故守舊爲良規哉。

崔寔

崔寔爲五原太守，五原土宜麻枲，而俗不知織績，民冬月無衣，積細草而臥其中，見吏則衣草而出，寔至官，爲作紡績織絰練縵之具以教之，民得以免寒苦，是時胡虜連入雲中朔方，寔整

厲士馬，嚴烽堠，虜不敢犯。

崔寔殊大有政才，故能爲政論。

劉玄明

劉玄明甚有吏能，歷建康山陰令，政常爲天下第一，後傳獫狁代爲山陰，問玄明曰：願以舊政告新令尹，玄明荅曰：我有奇術，卿家譜所不載，臨別當以相示，旣而言作縣令，惟日食一升飯而不飲酒，此第一策也。

玄明已得令趣，故作此趣語，要以其平日

之勤政者自有精彩

倉慈

倉慈黃初末爲長安令清約有方吏民畏而愛之太和中遷燉煌太守郡在西陲以喪亂隔絕大姓雄張遂以爲俗前太守尹奉等循故而已無所匡革慈到抑挫權右撫恤貧羸甚得其理舊大族田地有餘而小民無立錫之土慈皆隨口割賦稍稍使畢其本宜先是屬城獄訟衆猥縣不能決多集治下慈躬往省閱料簡輕重自

非殊死但鞭杖遣之一歲決刑曾不以十人又常日西域雜胡欲來貢獻而諸豪族多逆斷絕既與貿遷欺詐侮易胡常怨望慈皆勞之欲詣洛者爲封過所欲從郡還者官爲平取輒以府見物與共交市使吏民護送道路由是民夷翕然及卒咸悲感如喪親戚胡人或有以刀畫面以明血誠者

以精勤之吏秉忠信之念自然可行蠻貊

始興王蕭憺

蕭愔和帝時為荊州刺史天監元年加安西將軍封始興郡王時軍旅之後公私匱乏愔厲精為政廣闢屯田減省力役存問兵死之家供其窮困人甚安之荊州大旱愔使祠於天井有巨蛇長二丈出遶祠壇俄而注雨歲大豐愔自以少年居重任開導物情訟者皆立待符教決於俄頃曹無留事下無滯獄六年州大水江溢隄壞愔親率將吏冒雨賦丈尺築之而雨甚水壯眾皆恐或請避焉愔曰王尊尚欲身塞河隄我

獨何心以免乃登隄歎息終日輟膳刑白馬祭江神酌酒於流以身為百姓請命言終而水退隄立邠洲在南岸數百家見水長驚走登屋緣樹愔募人救之一口賞一萬估客數十人應募洲人皆得以免吏民歎服咸稱神勇又分遣都郡遭水死者給棺槨失田者與糧種是歲嘉禾生於州界吏民歸美焉以母憂還朝人歌曰始興王赴人急如水火何時復來哺乳我荆土軍旅之後公私匱乏惟廣闢屯田真第一

物濟
卷十三
七
救時急着。○始興抱敏才而爲念更懇，眞是才誠兩合。

杜正獻公行

杜正獻公行，初知乾州，屢決疑獄，人以其爲神，簿書出納，推析毫髮，終日無倦色，至爲條目，必使吏不得爲奸，施於民，則簡而易行，未滿歲，安撫使察其治行，以行權知鳳翔府，一邦之民爭於界上，一曰：此我公也，汝奪之。一曰：今我公也，汝何有焉？當夏人初叛，天下苦於兵，自陝以西，尤

甚，吏緣侵漁，調發督迫，至民破產不能足，往往自經投水以死，於時行在永興，語其人曰：吾不能免汝，然可使汝不勞，乃爲之區處計較，量物有無，貴賤道里遠近，寬其期會，使以次輸送，由是物不踴貴，車牛芻秣，宿食來往如平時，而吏束手無所施，民比他州，費省十六七，至於繕治城郭器械，民皆不知，及後尹開封，開封嘗撓於權要，行能使權要不敢干，前尹惟以聽斷盜訟爲能否，獨行始有餘力，省其民事，如治他州，而

畿赤諸縣皆被其惠，又議常平法，曰：歲有豐凶，谷有貴賤，官以法平之，則農有餘利，今豪商大賈乘時賤收，水旱則稽伏而不出，冀其翔躑以圖厚利，而困吾民，請量州郡遠近，戶口衆寡，嚴賞罰，課責官吏，出納無壅，增損有宜，朝廷從之。

祁公敷歷中外，所至定有區畫，尤妙在凡有興作，民皆不知，嗟乎！民不惟無擾，而且不知擾，吏不必禁其奸，而自不得爲奸，民生有不安阜者乎？

韓琦

韓魏公琦，初授將作監丞、通判淄州，入直集賢院，監左藏庫。時方貴，高科多徑去爲顯職，琦獨滯筦庫，衆以爲非宜，琦處之自若。於職事未嘗苟且，及爲開封推官，理事不倦，暑月汗流浹背。府尹王博文大重之，曰：此人要路在前，而治民如此，真宰相器也。歲饑，爲體量安撫使，汰冗役數百，活饑民百九十萬。始潘美鎮河東，患寇鈔，令民悉內徙，而空塞下不耕，於是忻代寧化大

山之北多廢壞琦以爲此皆良田今棄不畊適足以資敵遂請距北界十里爲禁地其南則募弓箭手居之墾田至九千六百餘頃

韓稚圭抱經世之具而勤勞吏職至於此此王尹稱爲真宰相器也有謂社稷之才非百里之用不知以器掄才朝廷之事若君子隨分自盡一命必能濟物彼不屑爲小官者此器可知矣

李允則

李允則再守長沙湖湘之地下田藝稻穀高田亦力不及一委之蒸莽允則一日出令曰將來并納粟米稗草湖湘之農夫且未知粟米稗草爲何物也或曰惟襄州有之可以購致湖民皆往襄州每一斗一束至湘中爲錢一千自爾誓以田藝粟至今湖南無荒田粟米妙天下焉治郡根本之計在農妙在導民以不言其故而民自趨利

魯有開

魯有開用蔭知韋城縣曹濮劇盜橫行旁縣聞其名不敢入境知確山縣大姓把持官政有開治其最甚者遂以無事興廢陂溉民田數千頃富弼守蔡薦之以爲有古循吏風知南康軍代還熙寧行新法王安石問江南如何曰法新行未見其患當在異日也以所對乖異出通判杭州知衛州水災人乏食擅貸常平錢粟與之且奏乞蠲其息徙冀州增隄或謂郡無水患何以役爲有開曰豫備不虞古之善計也卒成之明年河決水果至不能冒隄而止

興陂增隄自當先事爲計

蔡君謨

蔡君謨襄知開封府事日不下數千每有日限事揀三兩件記之至其日問人不測如神

此亦作小小伎倆所謂君謨手段小或於此覷得

王安石

王安石慶曆間爲鄞令在任好讀書爲文章二

日○一○治○縣○事○起○隄○堰○決○陂○塘○爲○水○陸○之○利○貸○穀
於○民○立○息○以○償○興○學○校○嚴○保○伍○邑○人○德○之○熙○寧
初○爲○執○政○以○其○法○推○行○天○下○海○內○騷○然
荆○公○之○治○鄞○法○非○擾○民○而○竟○以○此○法○擾○天
下○者○蓋○治○天○下○與○治○一○邑○其○勢○異○也

傅獻簡公

傅獻簡公歷臺諫遷三司鹽鐵副使出知江寧
坐事落職奪官監衛州黎陽倉草場郡掾行縣
公同邑官出迎拜謁甚恭郡守檄邑官代公治
出納公不可曰居其官不可以曠職雖祁寒隆
暑必躬坐庑中治事不少懈

不卑小官高賢自合作此矩度

張觀

張觀徙澶州河嘴孫陳埽又壞浮橋州人大恐
或請趨北原以避水患觀曰太守獨去如州民
何乃躬率卒徒以增築之隄成水亦退徙鄆州
兼西路安撫使舊法京東止通安邑鹽而瀕海
之地禁私煮觀上言民之犯法者雖日殺於市

恐不能止，請弛其禁，以便民。歲免黥鈴者，不可勝計。

先之勞之，是集事法，惟私煮弛其禁，將遂聽之，奸民乎！此須別有理會。

孫覺

孫覺徙知湖州、松江、隄爲民患，覺易以石，高一尋，有奇，長百餘里，隄下悉爲良田。除知蘇州，監右官鄭伋倚宰臣爲奸，覺至，以伋屬吏按治，不貸。徙知福州，閩俗厚於婚喪，覺裁爲中法，使富家不得過百緡，令出一日，嫁娶者數百家，葬埋費減十五。

孫公僅循職而理，乃按治倚附權門之奸吏，不少貸，宜其稱良守也。婚喪至今，侈靡已極，長民者故當以此着意。

胡文恭公

胡文恭公宿，爲真州揚子尉，會縣遇大水，漂溺居民，令不能救。宿率公私船，設法拯援，立活數千人。以張士遜薦，召試館閣校勘，改集賢校理。

通判宣州。知湖州。築石塘百壘。捍水患。大興學校。學者盛於東南。自湖學始。既去而人思之。名其塘曰胡公塘。

是儒吏。更是才吏。

李道傳

李道傳出知真州。城圯勿治。道傳甃之。築兩石堤以護。並江居民。益浚二壕。又堤陳公塘。有警則決之。以爲阻。人心始固。除提舉江東路常平茶鹽公事。初至。卽按部。劾吏之貪縱者十餘人。

胥吏爲民害者。大黥小逐百餘人。釋獄之濫繫者二百餘人。池負錢一十餘萬緡。夏大旱。道傳應詔言楮幣之換。官民如讐。鈔法之行。商賈疑怨。賦斂增加。軍將推剝。皆切中時病。遂條上荒政。朝廷多從之。與漕臣真德秀賑饑。道傳分池宣徽三州。窮冬行風雪中。雖深村窮谷。必至。賴以全活者甚衆。攝宣州守。行朱熹社倉法。上饒新安南康諸郡。翕然應命。人蒙其利。

此公大有風裁。勤職特其一節。

吳元展

吳節使元展知河南嘗值河溢城將壞躬涉泥
濘督工壅塞民有避水於境者旣以舟楫又以
家財賑之時數郡被水患獨元展所部民無墊
溺

陳省華

雖家財不能盡拯而躬涉泥濘直是先勞
陳省華累遷京兆櫟陽令縣之鄭白渠爲鄰邑
強族所據民久不得訴省華以理辨之盡去壅

遏之弊水利均及衆頗賴之又民有累世不葬
其先省華召而諭之貧無以具者給資爲助至
道初姑蘇水災民饑亟召省華拜祠部員外郎
知蘇州賜金紫至則復流民數千戶殍者亟瘞
埋之詔書褒美

以理辨之無不折召而諭之無不曉爲政
不當如是耶

張需

張需知霸州因其民游食者多每里置一簿列

其戶各報男女小大口數，派其合種粟麥桑棗，紡績之具，雞豚之數，遍曉示之，暇則下鄉，至其戶簿驗之，闕者罰之，於是民皆勤力，無游惰者，生理日滋。

治邑如治家，此公之謂矣。

趙景緯

趙景緯知台州，至郡以化民成俗爲先務，首取陳述古論俗文書示諸邑，且自爲之說，使其民更相告曉，諭舉遺逸，車若水，林正心於朝，旌孝

行，作訓孝文以勵其俗，建黃巖社倉六十有六，浚河道九十里，築隄路三十里，節浮費爲下戶代輸秋苗，奏蠲五邑坊河渡錢，期年之內，乞歸田里，景緯志趣冲澹，無意仕進，故其立朝之日不久。

守郡期年，德意及民，已如此，不可殫述，士君子苟實欲加惠地方，何必遷延歲月。

張汝明

張汝明初爲漢陽軍判官，時行公田法，授牒按

物洋
境內使四隅日具吏官所至而躬臨以閱實雖
雨雪不渝吏不得通賕財而稅均於一路徽宗
時知岳州有惠澤於民屬邑得古編鐘欲獻之
汝明曰天子命我以千里懼不能仰成德意敢
覬賞乎拒不以獻

能盡職者自能持正

陳貫

陳貫知衛州徙涇州州人以嚴見憚雖簿書筦
庫賦租出入莫不親檢察之嘗謂其僚屬曰儻

視官物如已物容有奸乎擢利州路轉運使屬
歲饑出所得職田粟者盡以賑民富民有積粟
者率令計口自占其數有餘則皆發

簿書筦庫原非俗務世以勤職爲俗吏可
怪也

莫濛

莫濛初除戶部員外郎命措置浙西江淮沙田
蘆蕩以丈量失實責監饒州景德鎮起知光化
軍謀金渝盟郡乏舟衆以爲慮濛力爲辦集及

敵犯境，民賴以濟。召復原職，上諭曰：朕尚德，向措置沙田，甚不易。濛頓首曰：職分當爾，臣不敢避怨。上曰：使任責者，人人如卿，天下何事不成。出知揚州，陛辭，上以城圯，命濛增築。濛至州，規度城闡，分授諸將，各刻姓名堦堦間，懸重賞，激勸閱數月告成。除寶謨閣學士、大理少卿，兼權知臨安府。未幾，假工部尚書，使金賀正旦。金庭賜宴，濛以本朝忌日，不敢簪花聽樂。金遣人趣赴濛，堅不從，竟不能奪。

是實心任事人。

周淙

周淙以父任爲郎，歷官通判建康州。時金渝盟，邊時方興師，守難其選，首命淙守滁陽。未赴，徙越州。又徙濠梁。淮楚舊有並山水，置砦自衛者，淙爲立約束，結保伍。金亮傾國犯邊，民賴以全活者，不可勝計。孝宗受禪，王師進取虹縣，中原民翕然來歸，扶老携幼，相屬於道。淙計口給食，行者犒以牛酒。至者處以室廬，人人感悅。張浚

視師駐於都梁見淙謀輒稱歎且曰有急公當
與我俱死淙亦感激至謂頭可斷身不可去浚
入朝悉陳其狀上嘉歎不已時兩淮經踐蹂民
多流亡淙極力招輯安堵如故勸民植桑柘開
屯田上亦專以屬淙屢賜親札淙奉行益力進
直龍圖閣除兩浙轉運副使未幾知臨安府上
言自古風化必自近始陛下躬履節儉以示四
方而貴近奢靡殊不知革乃條上禁止十五事
臨安駐蹕歲久居民日增河流湫隘舟楫病之
淙請疏浚工畢進右文殿修撰提舉江州太平
興國宮以歸

臨事周悉

許逖

司封員外郎許逖知興化府大修山河堰堰水
舊溉民田四萬餘頃世傳蕭何所爲逖行壞堰
顧其屬曰鄼侯方佐漢取天下乃暇爲此以溉
其農古之聖賢有以利人無不爲也今吾豈宜
憚一時之勞而廢古人萬世之利乃躬率工徒

治木石石墜傷其左足。逃亦不憚。堰成歲獲大豐。

實心勤職，故不惜以身殉事，而事亦卒底於成。

王政

王政當遼季時，浮沈州里。高永昌據遼東，知政材畧，欲用之。政度其無成，辭謝不就。及金兵伐宋，滑州降，留政爲安撫使。前此數州旣降，復殺守將，反爲宋守。及是人以爲政憂政，曰：苟利國

家，雖死何避。宋王宗望壯之，曰：身沒王事，利及子孫，汝言是也。政從數騎入州。是時民多以饑爲盜，坐繫政，皆釋之。發倉廩以賑貧乏。於是州民皆悅，不復叛去。傍郡聞之，亦多降者。宋王召政至，轅門撫其背曰：吾以汝爲死矣，乃復成功耶。隨改權親軍都指揮使，兼掌軍資。是時軍旅始定，筦庫紀綱未立，掌吏皆因緣爲奸。政獨明會計，嚴肩鏑，金帛山積，而出納無錙銖之失。民在湯火，撫綏爲難。此君以潔身爲勤職。

便佳

譚澄

譚澄爲交城令時年十九有文谷水分溉交城田文陽郭帥專其利而堰之訟者累歲莫能直澄折以理令決水均其利於民豪民有持吏短長爲奸者察得其主名皆以法治之歲乙未籍民戶有司多以浮客占籍及征賦逃竄殆盡官爲稱貸積息數倍民無以償澄入覲因中書耶律楚材面陳其害太宗惻然爲免其逋其私負

者年雖少息取倍而止亡民能歸者復三年詔下公私便之壬子復大籍其民澄盡削交城之。不。土。著。者。賦。以。時。集。後。擢。懷。孟。路。總。管。歲。旱。令。民。鑿。唐。溫。渠。引。沁。水。以。溉。田。民。用。不。饑。教。之。種。植。地。無。遺。利。俄。以。京。兆。改。陝。西。四。州。道。提。刑。按。察。使。建。言。不。孝。有。三。無。後。爲。大。宜。令。民。年。四。十。無。子。聽。娶。妾。以。爲。宗。祀。計。朝。廷。從。之。遂。著。爲。令。浮。客。占。籍。以。累。土。著。削。之。最。當。

貝恒